



1	4
1555	
76	

76



門 14
號 1555
卷 76

蘭亭考卷六

桑世昌集

審定上

蘭亭脩禊敘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

昭陵
四十九
日

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於人間 本朝太宗皇帝時做摹所得集以爲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亾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竝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

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尙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真本已入昭陵後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逾遠當復闕壞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東坡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

蘭亭序卷之二
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
為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
說此文字有重者皆訪別體而之字最多
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
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
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
其本令左縣僧意祖摹刻於石軾書題河朔本
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蘭亭模本祕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

有法度精神餘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
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
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蔡襄

蘭亭禊飲詩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
武舊石刻摹入木版者頗得筆意亦可玩
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
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
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
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為張熙
載書

此蘭亭詩敘筆意清峻和暢佳石刻也恨墨本者著墨瀰太深失其微細筆畫耳余舊有淡墨數本頗見古人用筆起倒兒輩不解珍惜有乞書者輒與之今家書中幾一空也

跋重刻定武
天字不全本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版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

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邛元符三年四月

甲辰涪翁題棠梨
版本

紹聖元年六月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雖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筆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之耶周越少收斂筆勢亦可及此跋唐
本

褚庭誨所臨極肥而雒陽張景元斲地得闕石

極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他也

並山谷

宗室叔益收蘭亭差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故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三輩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以自解耳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此板本也

右米氏祕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為褚遂良撫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餘字皆勾填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鉅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臧

寶晉齋艦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暑九日
手裝

蘇者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
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
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偏
而見鋒斲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
於研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
有也

褚遂良所臨黃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

果徐僧權書縫也

蘭亭敘第二本爲古今冠與余所獲蘇中令家

貞觀名手模無少異襄陽米芾

芾頓首再拜比得謝文帖李公炤家者作一贊
發笑不知何時何公一見又得唐刻本蘭
亭絲髮不差遂用其本刻成今天下惟此
本矣希一賞發論與公俱老矣自此願留
心書畫以了殘年餘事徒敝精神如何如

何芾惶恐

並寶晉

蘭亭脩禊前敘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敘唐僧
懷仁素麻牋所書共成一軸永嘉太守待
制程公見賞歎刻之樂石與天下後世知
有蘭亭筆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
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
活動宛有迴鸞返鶴之意較之世閒石本
何啻九牛一毛耶懷仁唐書僧號能集右軍
書首尾映帶誠爲尤物錢塘吳說
右蘭亭石刻得於周延雋仲章少卿之子衍仲

章父安惠公起

真廟朝任樞密副使同寇萊公丁晉公執
政立朝不阿爲晉公所忌仲章與臨川王
荆公厚善因表其墓安惠公弟越皆著書
名大觀己丑先子守新安衍幕官安惠公
所藏妙墨祕玩尙多存者蓋仲章能以翰
墨世其家故衍守之不墜而蘭亭古本尤
所珍惜以余酷愛久以見贈雖兵火艱難
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曾叔彥思題紹興

癸酉七月五日

大父

王

明京師謁徐神翁至寶錄宮前逢道

人打一瓢一軸求售迺蘭亭敘也後有貞

觀小印歐陽文忠公孫文懿公扑趙康靖

公槩胡文恭公宿在翰苑時題識道人笑

曰欲易袍且陳蘭亭真贋之辨歷歷有據

以一褐酬之攜歸高郵示秦太虛太虛驚

歎且跋其後建炎南渡莫知存在桑氏筆記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絕倫

凡好迹皆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書又自

誓慕後益自珍不復為人書則蘭亭古今

獨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異書家

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景先得闕

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瘠得中今觀

此軸豐而不餘瘠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

一冕眾本也葛立方題洪慶善本

司業汪達家藏襖敘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

可次有二跋云此本金石之祕寶也宜十

襲藏之紹興丙辰季夏十有一日觀於資善堂武陽朱震書曲水序自薛氏易古石刻亂真者多此本誠可寶也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資善堂觀冲侍讀范公也又續瑾印章印跋尾合縫有康伯可印

唐文皇初得此敕命歐褚趙模馮承素韓政諸葛承正榻本以賜羣臣故傳於世數本歐陽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

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氏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九表汪氏藏本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記聞有孟水清所獻見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錄四本其得於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間兩本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

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鑿去五字以自別未為至論然校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籤題為唐古本乃此本也尤為可寶王厚之淳熙戊戌五月甲寅自承平時中山石刻屢為好事者負去如此本固已不易得況太行北嶽墮邊塵中已五

十年乎撫卷太息陸游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敘如九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閒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蘭亭刻石雖佳本皆不免有可恨此唐人響榻乃獨縱橫放肆不為法度拘窘猶可想見繭紙故書之超軼絕塵也其後書乾符元年三月而觀者或以不與史合為疑予按

歐陽公集古錄率以石本證史家之誤此獨不可據以爲證乎陸游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蓋草槁也羲之醉中所書醒後屢作皆不及之詔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孰爲精到初本旣歸昭陵流落世閒皆摹寫者今人多重定武本問其所分別不過以一二字爲證余過定武得二本一差肥似新刊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亦未能辨其是否近得

唐楊賜侍臣本卷首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備一時官吏銜名有蔡君謨跋刊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遠持所藏定武本來余見而喜旣不去手因併書之王信誠之

所刊本第十及十一行內有異字十一十二行內有

句章令滿齋字

蘭亭敘古今其寶之而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勝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於錢氏貞觀石本一不言所

出然俱不遠定武本也此本予得之江南
真定武古本万兵火蹂躪之餘世益難得
尤爲可貴也澹巖老人書

紹興己未十一月三十日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
差肥一本瘦勁尤延之謂瘦者乃真定武
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
辨古刻之真偽皆爲後輩所推今不同如
此孰能決之此本乃類其瘦者順伯既著
語矣盍就延之而正焉以究其說陸九淵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
之論爾余在中祕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
柳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
而近世以此爲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
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
帶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
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袤

舊見里中人藏此本卷末有何子楚跋語云有
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國貨圖書至真定

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
歷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其子始摹以售
人後負官繒宋景文爲帥出公帑代輸取
石匣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熙寧中薛師
正爲守其子紹彭別刻本易歸長安大觀
閒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
俱載以北子楚余不熟其爲人而其說之
詳如此恐或有所傳承也晚又得姚令升
跋范元卿郎中本云慶歷中宋景文爲定

帥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營妓家
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受留之
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帥始攜石去其長
子留贖本於郡鑿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
爲驗令升之說如此顧與何君山不合未
知孰是順伯出此本欲余著語余曰右軍
落筆時真有神助醒後更寫數十本皆不
及想其妙處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尙何
言輒書所聞二說於後期與博聞君子共

考訂之沈揆

紹興初遣中貴衛茂實交河南地界是時講好之初人使往來中都宮闕尙容觀瞻衛因與同事趙彥恬遍歷其間至一閣壁度上有小匣

徽皇御筆題云真定武蘭亭整有十軸遂置其匣裹之以歸使回各藏其一餘皆上之九重世昌嘗見

其孫監丞言此

定武蘭亭敘熙寧中薛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閒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金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長興施

本氏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敘真蹟使趙模榻以十本

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
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今墨藪無之
世號定武本薛似尙書之爲帥求之不得
其猶子紹彭索公廚有石鎮肉乃刻牡丹
賦於背者道祖別刻石以易之攜玉石歸
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連夜墨榻冀得多
蓄流傳人閒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
近石字肉爲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浙西
都監楊伯時與薛氏孫爲工部郎經同爲

曹氏壻得薛氏本題清閔堂法書墨本最
爲近古今亾之聞爲某人借去某人者死
問其子不知所在淳熙甲辰春與伯時相
遇於臨安得其厓略再見於京口復扣其
詳云爾因錄所聞書之薛道祖本後周勛
去年使金還定武送伴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
正類此若郡所持售者又不及府治續刻
本因書於後永嘉許及之紹熙甲寅九月壘
必大與子中兄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禊帖以

十數其評游氏所藏謂謝脫拘束而動容周旋以印印泥不無恣當筆意奕奕妙入神品蓋傳於今者惟定武瘦本最佳茲其一也周必大題

慶元丁巳臘月丁酉

南華以副墨為子洛誦為孫子亦謂前賢筆蹟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鑄之石又傳之摹本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今定武蘭亭帖其去昭陵所得殆曾孫行耶子竊傷之昭陵繭紙既受發藏之辱定武堅珉又

遭金國之禍獨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見貴於中華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為之喜又聞定武珍其石恐碑土損之故舉本多淡且有二本其一頗瘠此豈淡而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默識之

豫章京鏜題

慶元戊午長至日

蘭亭脩禊敘世固不乏特佳本則精神煥發意態橫生平生所閱亦多然如此本不過五六與宿得於蘇魏公家本爭雄長皆熙寧

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

正此帖也吳興施宿題

以土六跋續得於祖武本後

蘭亭葬昭陵真蹟不復出模勒豈無誤拓本徒

髣髴能解此意然後可與語蘭亭也流俗

不察獨取定武本為真矣予頃見唐刻

本有二一是正觀開石刻一是泗南山杜

氏所藏板本崇寧初米老嘗模刻於寶晉

號為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

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

抵墨蹟與碑刻差繆豈止有千百里之遠

粗能存其典刑而已何必高貲厚漬爭相

搜訪苟或得之自謂獲真本者是尤可笑

也既古主人蔡山父題

陶安世古本

定武蘭亭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其詳唐日正

本石晉末耶律德光輦而歸棄之中山為

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

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

文公始買真公帑後為薛紹彭換取至大

蘭亭考卷六
觀閒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
傳定武者有二今宣中所藏兩卷此其善
者也

谷齋跋
定武本

市馬以神駿為主無問屈冀觀婦人以美為主
無問燕越書亦然順伯所藏脩禊兩副本
皆遒率精麗凜乎其生意存不必深辨為

定武否也

同上跋三
順伯別本

定武本自承平時已不易得況今日乎書學失
其傳久矣楷法出蘭亭近世以書名家者

返不知也贊皇李處全題

定武
舊本

蘭亭敘右軍得意書唐虞世南輩皆嘗摹傳兵
火之餘所存止幾宣城太守趙公介然聞
宗人明遠有舊藏者出而觀之謂真虞永
興本也命勒於石元勛不伐

庚寅

趙明遠本紹
興五年三月

逸少蘭亭敘曾祖翰林所傳先王國中舊書實
唐刻也元與樂毅論同卷今釐為二宣和
元年十二月魯郡守錢伯定遜叔記建炎

二年五月廿八日丹陽郡齋雨中與李成
 季賞鑒刻參校六七字不同李成季賞鑒
 刻今附卷末蘭亭舊刻今不知所在傳於
 士大夫家者凡三本此最為真樂靜堂成
 公題李公昭頃在彭門見醫者田務本
 家蕭生取蘭亭圖風神蕭灑不類塵俗中
 物為題其後云見贊田生以余賞之輒祕
 其畫然畫實奇手也適道姓出蘭亭古帖
 見伯父舍人公跋其謂所見三本此本最

真伯父蓄此帖當增九鼎之重矣適道其
 寶之勿輕以示人他日隨銀盃羽化當思
 僕言政和丁酉五月此帖本濟北于氏舊
 物余頃跋其後戒其勿輕以示人意謂于
 氏不能有也後十二年而當建炎二年余
 自山陽來嘉禾道過丹徒帥守遜叔侍郎
 出以示余觀伯父手澤并舊題恍然如隔
 世其閒得喪存沒事亦何限而余亦老矣
 且知于氏果不能有也感物化之無常悼

歲月之遷流為之增慨十一月三日巨野
 李邴漢老書比年石刻燔毀略盡此本獨
 有存疑有神物護持韓駒丹陽蘇子美家
 所收緒遂良臨正觀蘭亭正類錢氏國中
 舊書與今世間所傳異矣曾軒蘭亭脩禊
 敘真蹟陪葬昭陵世所傳摹刻皆唐人臨
 寫雖工拙不同要皆可觀此其一也紹興
 乙丑得之蔡運直夫白下潯叟此是王蘇
 緯觀黃叔文觀王安國朱輜戊辰十月廿

六日觀於五羊郡齋

此本今藏
攻媿齋

蘭亭考卷六

者會之談因讀爲會不知老之將至案晉史逸少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敘但云不知老之將至並無會字益可是正

蘭亭帖無如定武本此本不失古意疑百餘年物朱翌

舊藏蘭亭敘三本治平閒蘇黃門自河朔持歸東坡先生謂疑是起草者後僧義祖摹刻石本其一也又定武石刻黃大史云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又唐正觀中摹永禪師

石本凡三也中原喪亂皆失之波江來得晉陵胡安定家薛氏定武摹本與今石刻大略相似而此字畫尤近東萊蔡安強書蘭亭石刻定武兩本以前後分真贋此其最前者祝諸本爲冠張澄題

蘭亭所傳智永與唐諸公臨摹者也而以定武

本爲最襄陽張嶠巨山

紹興戊午八月二十六日

古今書稱右軍爲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絕超古與鍾元常抗衡三十年猶及識於河南王

晉王家黃庭經樂毅論若兩手行書見蘭亭敘高風勝韻為一代冠太宗褚遂良摹勒賜近臣此本蓋有苗裔耶洛陽李處權跋戊午中秋前三日二上姚倬本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顧心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所謂不治將深者耶四明樓鑰大防

蘭亭敘逸少得意書後賢多臨寫石本數十以

定武本為勝石歸薛氏亂後便復難得熟

閱帳光宗諱儒題於錢塘

米南宮言亭敘為行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

敘摹寫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

二公之論古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

本此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肅恭老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

子紹彭刻他本易去而於舊石斲損數字

以惑人後此石龕置宣和殿壁渡江以來

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爲定武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彩頓異其竹字託字宛轉處與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橫生非他本可及比斲去本自不多見況未經薛氏所斲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尤可貴余見蘭亭敘多矣此特一二見爾九表延之題跋王順伯第一

本淳熙丙午季夏墜日

唐文皇旣得脩禊敘命趙模韓道政諸葛楨馮承素楊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跡

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諸本皆佳顧以字肥而不剝者爲定武則與余所見特異楊禳伯時有薛道祖親僉題一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丞相家米元章諸人跋本一張文潛家王岐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此本無毫髮異其剝缺處正同益信山谷所謂肥不剝肉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當

賞子知言九表

順伯第二本淳熙四年仲春望日

定武蘭亭敘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樵薛道祖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閒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鋒鏗道祖別刻畱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為舊本非也其三崇山字中斷字差瘦勁得於脩城役夫後藏康惟章伯可家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金聞在中京楊伯時云與薛

氏為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舒元興牡丹

賦併記之聊廣異聞右北平榮芑題淳熙

年五月十三日

舊聞薛師正帥定武得脩禊敘石于殺虎林乞墨本者狎至薛惡敲聲刊別本以授之時已二刻其子紹彭又摹易元本以歸自是定武所刻凡二本政非舊物也今觀順伯所藏亦未敢以薛氏刊本為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嗜此所蓄未敢自信當訪

佳本求正於順伯建安袁說友跋淳熙戊戌二月

日聖

慶歷中宋景公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於娼妓家樂營吏號河水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於公帑世謂之定本後薛道祖撫換以歸長安宣和中詔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閒關兵火中迨今數十年祕藏不墜精神煥

發豈有物護持耶榮芑書榮次新所藏本淳熙三年八月

二十三日

曾大父得侍

徽祖經帷獲賜書畫金石刻數十定武蘭亭其一也紹興辛巳敵破歷陽書卷俱燼今見榮氏所寶不勝慨歎龔音同頤書乾道辛卯正月十二日

外兄王嘉叟處藏蘭亭敘云初寮先生得於天上與此無異平時所見惟二本爾覃懷

李耆俊題

淳熙丁酉立秋

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幕府從時蘭亭敘石刻雷郡齋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撫十餘本後十年薛師正分闢遂為其子道祖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南以來僕家一本深寶惜之未嘗妄以示人今八新所藏略無毫髮之異信可賞也

也

明清識

乾道己丑暮春庚戌

蘭亭得於薛氏最善薛與西京王參政家世為

婚姻所藏二百本伯父伯兄皆壻王氏崇觀閒分二十本余得其一南渡以來所見雖多大抵皆晚故多剝缺然今亦未易得沈端節約之識淳熙乙亥十月既望脩禊紗唐人所摹最有典刑者李學究得此石攜以遊四方而終於定武宋景文為帥取而龕之郡齋遂以定武本著名於世熙寧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模刻贗本易取歸洛欲掩其跡而於攜去之石鑿損湍流帶右

蘭亭考卷七
天數字以爲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閒竟
歸天上其始末大略如此其獨冠於他本
者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蓋其髣
髴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摹尤爲可寶
王厚之書慶元丁巳
元日

定武蘭亭爲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宣和初其
弟嗣昌獻於天上

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壁靖康亂獨此石
棄不取

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
馳進未逾月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之紹
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不
獲其後叔堅遭臺評以謂窮窘藏掘地土
蓋繇此紹熙壬子夏覓官脩門與順伯言
此世所未聞當識之所藏舊本之左斯碑
紙乃越竹豈非維揚樵打者歟中元口汝
陰王明清題於寓舍芙蓉閣

蘭亭敘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

本但以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聞殆幾是耶九表觀

脩禊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於寧海官舍所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中甫新刊或病其不能皆備眾體故為之解嘲曾槃樂道題

蘭亭以定武為第一而定武復有二本真刻為薛氏藏去而以模本刻定武比於吳傅明處見真定武本略不與他本相侔此其次

也襄潭張嶠巨山書紹興丁卯孟夏十四日平仲必毛平仲此

刻今在趙仁仲家前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禊飲敘樂毅論黃庭遺教四本蘭亭樂毅臨摹失真遠矣而英姿逸韻雅有存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而威儀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數也而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以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換鶯事附益所

遺教出於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
精考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繆
也高郵秦觀太虛題

右淮海先生黃素上所書蘭亭敘并題
跋集中不載真蹟今藏高郵勾氏壽南
家濟北 綺摹以入石因書絕句云
少游寫就蘭亭敘逸韻英姿殆昔人我
祖同爲長公客每於翰墨契精神但太
虛新書誤增一會字入行閒豈本於東

坡耶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禊帖重蘭亭故迹雖存
而禊帖獨無善本因以定武古本刊諸石

廣平李洪書

慶元庚申春日李又嘗
刻一本在安慶府云得於故

家

歐兗公集古今石刻可謂博而精矣而定武蘭
亭不見其可貴豈其時善本尙多更有出
定武之右耶此本肥瘦纖穠皆得其所而
法度森嚴典刑具存真定武舊刻也周紫

芝題 紹熙甲寅五月一日

定武蘭亭余家所蓄數十本雖肥瘦勁弱不同

而各有所長張顛書 楊伯時本慶元己未四月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世稱善本因見此刻略

無少異衛涇書 慶元己未仲夏

確黃既不可得定帖獲其真者亦希矣 清闕堂

山陰馮氏本跋云熙寧二年三月四日時在五

橋晁端彥美叔題次道書蘇易簡翰林所

作一篇元豐元年閏正月晦日謁美叔因

書之常山宋敏求元豐七年十月九日夜

觀蘭亭見次道手墨令人慨慕端彥題

此本有晁美叔宋次道跋為可寶宋所書

蘇公詩乃參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

本絹素上書今藏太常博士汪達季路家

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楊柳伯時所藏薛道

祖親題正同以為唐古本云尤表題

蘭亭四本上還昔有唐刻妙甚兵火散失

長懷惘惘得觀諸本頗覺神明還觀第一



者奇絕不敢奪愛欲求第二者一本不審

可否音同儒再拜達道機宜朝奉親友

達道嘗任宗丞知復州諱至游傳其子鐸字仲柔今在其孫詢之處

姜夔藏本有四其一題云蘭亭乃是舊本今定

州贖本略以十數亦各有好處然余輒能

辨之黃庭堅周翰嘗觀姜跋云嘉泰壬戌十二月得於童道

人山谷跋乃少年書已得永和筆法周翰者文及甫之字今此本歸檢正黃筆家或

云姜以他本聯此跋耳

汶陽閻孝忠資道元符戊寅秋七月晦日謁道

濟聽琴畢鑒蘭亭華陽王晉之乙酉十月二十八日

此石今遂歸長安薛氏世所有者模榻而

已葛次顏題第二本姜跋云紹聖三年六月一日因得秦壘改元元符

戊寅崇寧四年龍集乙酉是時定武舊刻猶在薛氏未歸御府

靖康後舊刻無幾余收八帖皆故家物字體筆

法與損缺處校之只一石爾惟肥瘦不同

爾流俗不識妙處但以其無皴剝古意豈

能辨前代所摹石未漫滅時本哉單丙文

書於漢江舟中第三本紹熙壬子至後三日

都下有董承旨者其先任定武藏禊帖甚富紹
興中有中貴任道源欲盡買之不許後尙
方取去百本酬以僧牒時有堂後官高良
臣及臺史盧宗邁皆得之高盧死出以轉
售故吾得之皆熙豐以前舊拓本五字不
損紙墨如新未經裝者末後尙有一空行
姑存之亦驗定刻之一助第四本嘉定
二年長至日
永和之刻歷代所寶前賢論訂當以東坡爲是
正

羲之蘭亭記自永嘉亂亾其石癸卯歲僕游定

武聞富人李氏得之府帥下教則得墨本

一二而已因授於尙書王公使勒於琅邪

之石以大觀者焉守永陽郡杜符卿題甲辰

秋重
陽日

近見馮達道所藏蘭亭使人欲起拜畱觀百餘

日酒歸之今又得觀孟達本清瘦勁拔亦

其流亞也陸游務觀嘉泰二年
重午日

脩禊敘乃畱定武未歸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

蘭亭考卷七
得況今日乎臨川王厚之跋高續古本

蘭亭以起草本為第一先公嘗言云末後空一行者是初得邵氏刻本有勳字圓印在空

中又於姜堯章處見一本亦然司馬遵康惟章官定武與宇文粹中蘇叔黨田元邈劉無言論蘭亭惟章云蘭亭各有佳處至於點畫相去毫釐以為優劣此非具眼不能辨也乃出篋中所有百本云此皆得定武舊本非不佳顧皆在二刻後爾惟章次子名復用此

說跋高氏所藏本

石刻如右軍臨鍾繇墓田帖長安范氏玉石褚河南靈寶經變相小楷祕閣開皇右軍諸帖與定武蘭亭則石工妙矣高氏所藏蘭亭舊本歲久斷爛僅可標軸而意韻能度邈焉高古如晉宋閒人物風流超逸後人皆不可及此本紙墨俱稍新而筆法備具精神氣骨有跳天臥閣之雄觀之可喜可愕及與舊本竝觀之則品格標韻似覺少

低然皆佳本洛人康復紹熙癸丑上元日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皇翔於千仞今見舊定本

蘭亭其猶龍鳳耶陸游慶元丙辰二月十一日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荅

殿榜之請辭意峻甚豈知世閒有得喪禍

福哉以此學二王書庶幾得之若不辦此

雖家藏昭陵繭紙真蹟字字而講之筆筆

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謂予不信有如大

江陸游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纔居其一米南

宮所藏以唐本為最優定刻次之物價豈

有常哉存夫人而已李兼蘭渚輯錄小敘

蔡山甫論蘭亭以古本為右云區區寶愛定武

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此亦頗鍼流俗

之膏肓鞏豐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既玩順

伯所藏蘭子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

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

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後尤以發
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
是殆見其杜德機耳晦翁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

功名著見於世矣蘭亭禊敘蓋國風兔爰

之倫千載而下迺獨以其書傳因見王顧

伯定武舊本重為慨然陳傅良跋淳熙四年十月

二十一日

近世論蘭亭敘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

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
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
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為根據觀其與商深
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元學方盛
誰不能為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
迹為感慨死生為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
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
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
遣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淪胥矣

尚忍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為赤壁賦其
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元學不
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 陳謙

此本所從得題識號澹巖老人者故右丞張澂

也 見審定門 距今五六十年矣及郭由中乙丑

米元暉丙寅歲月皆可次第余既不能知

書姑信其遠者則此帖貴矣 葉適跋游帖

脩禊敘是右軍得意處當落筆時自有神助醒
後更寫十數本終莫能及此豈當以筆畫

求哉山谷晚得定武本已僅能髣髴存筆

意今距山谷又幾何時商摧真贋大似逐

塊摹寫肥瘦各自成妍當時存之於心會

其妙處爾解賞此語許渠具一隻眼 羅點

岐簡獻王得彙書之妙專以晉右軍王羲之為

法以極其變化至蘭亭脩禊敘樂毅論又

王所愛玩遺墨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游嘗

獲觀皆奇麗超絕動心駭目王之孫不流

以從官長東諸侯懼書家不能盡見奇蹟

蘭亭考卷七
迺訊良工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而屬書
其後 陸游

寶劍既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
復會若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
愛之恨不見所跋唐榻賜蘭亭本及魯公
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未越數年僚友
石德興過余偶於卷軸中見之愕然良久
曰吾家舊物卻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
其遺余以足之相與賞異第不知何時析

而爲二今茲復會其適然邪其默有數邪
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因併刊之郡齋爲此
邦佳話云 王信

蘭亭考卷七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蘭亭考卷八

桑世昌集

推評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晚

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小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舍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鄒利重於譎也愛蘭亭敘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

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閒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東臯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陳正敏遜齋閒覽載其季父虛中語云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而正敏又謂絲竹管弦亦重複

豈未熟張禹傳耶漫錄謂承漢書誤是也

山樵
夜話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敘云自
右軍畱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
辯才太宗至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作書
生以詭辯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
敘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
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
卽煬帝也帝不之寶後僧智果借榻及登

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辯才得焉文皇
爲秦王日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玉書
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才處使歐陽詢
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
榻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
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畱遂祀於昭陵而劉
餗父子世爲史官以討論爲己任於是正
文字尤審則辯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
亭敘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

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尫殘老僧
敢斬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況
在秦邸豈能詭遣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
云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楊木至多惟此
僧果所藏爲真本故署僧字以別之或以
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 王銍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不同前
一段已載紀原門後有云際章敏公
元發嘗爲先子言帥定武日聞之故

老慶歷中宋景文爲帥有士子攜
石遊走四方最後死於營妓家樂

吏孟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敢有
也需於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天下
幾四十年至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爲
帥攜去其子紹彭別樞贗本在郡然
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閒
其次子嗣昌始內之 御府靖康之
亂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

汝陰王銍書

此跋載歲月次序頗定卻無或云以

下語姑備錄云 世昌

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
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
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則當時
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
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為
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

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
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
俯瞰綠水濱寥闕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
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
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
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
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
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
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

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脩永和

故事嘗有詩見詠贊門蓋為獻之等發也葛常之立方

晉右將軍書為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

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

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

脩禊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

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間時尚未出也

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

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

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

序真蹟真刻皆亾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懋

榻所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尚幸及

見之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

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

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

劖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為杵碎因

築得之中有柄竅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

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

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
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
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
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
百不為多一不為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
詁有言樂毅黃庭但得成篇足為國寶况
此序為絕筆乎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錄
鄴侯三萬奚以多為雍衰耄之年得再觀

定武舊本於夷陵迺三歎息而書其後淳

熙辛丑歲中秋日河南郭雍書雍峽州人
號冲晦先

生字
順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其辭翰為世所寶然議者
以謂梁昭明太子不集此篇於又選者以
其有天朗氣清之句或者以為不然李春
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予因讀
楚詞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
昭明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管弦絲竹之

樂語衍而複茲皆逸少之累歟王得臣塵史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閒見文選一冊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閒有多少事一客輒曰常聞人言王右軍蘭亭敘不入選蓋為不合有絲竹管弦之語絲竹即管弦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公笑不荅客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氣清朗故可書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弦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

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敘

耶安可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敘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注云王羲之臨河敘則是敘亦名臨河劉孝標當有所據東坡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季倫金多故以為賢於右軍爾夫二十四友皆望塵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強把先生擬季倫

徐彥和送此卷云是右軍所繪圖余觀此榻上

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敘也右軍在會稽

時且温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

計此風神必有巖壑之趣爾永思堂書山

題右軍所
繪圖後

謝安人物為江左第一其為政殊未可逸少意

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可謂君子愛人以

德者以紙五十萬與且温何足道哉此乃

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本傳又云

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安石比季倫

聞而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友也季倫於

逸少如鴟鵂之於鴻鵠尚不堪作奴而以

自比決是晉宋閒妄語史官許敬宗真人

奴也見季倫金多賢於逸少今魯直亦怪

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東坡跋
所繪圖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後山

談叢

米寶晉嘗有一帖與宗虞世恬之子太尉云先

公墓誌頃刻得筆不使麤細相間如蘭亭
披之花雲滿目乃非吏書也此亦可以

開示習蘭亭之蹊徑也

山樵
夜話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序中有樂極

悲來嗟悼之意文選中王元長曲水詩序

曲水敘不收豈昭明深於內學以義之不

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

晁氏

寶晉題黃素黃庭經後有云逸少真書惟此經
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

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

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爾

寶章
集

蘭亭絲竹管絃或病其說歐陽公記真州東園

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亦以為疑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敘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

郝嘉喜人以己比苻堅始同此病陳公廩

居洛為禊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敘者

謂禮義無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二誠

不愧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

但筆札之工公庾，云無愧蓋王謝之細
耶韓安國不能賦罰酒三斗子敬詩不成
亦飲三觥議者以是少之瑀蟲生遂有矜
色彼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

胡明仲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羲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
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
充許珣支遁與羲之同好嘗燕集山陰之
蘭亭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

亭敘王師乾撰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內
史後峻誓墳塋捐棄龜組山水蘭亭自爲
之序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
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何延之蘭亭
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宦遊山陰脩禊禮所
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羲之初
渡浙江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
之嘗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亭爲之敘以
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

居之日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
州刺史王羲之爲護軍八年王羲之遺殷
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太守王述爲
揚州刺史又晉傳羲之自護軍右將軍會
稽內史實代王述及述刺揚州臨發一別
而去後王述檢察會稽郡疲於簡對稱疾
於墓前自誓時永和十一年之三月
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爲永和九年其時
爲會稽 史無可疑者晉傳旣脫畧羊欣

王師乾輩所記皆舛黃長睿號該洽嘗跋
右軍破羌帖云永和十二年去會稽郡已
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牴牾
有不可解傳又言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
軍生於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沒於穆帝五
年辛酉以此推之右軍蘭亭之遊時年五
十有一當是時謝大傳隱居東山遂同此
集碑署瑯琊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語
云 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用謝

蘭亭考卷八
安一時之語 曰又疑羲之傳為會稽內
史日與尚書僕射謝安書云按謝太傅以
升平四年為巨宣武司而後十餘年始當
國為僕射而永和八年為尚書僕射者謝
尚也以尚為安乃傳之誤 李兼

蘭亭考卷八

